

使我更對這一行加深了認識。同時，我已在中學五年，學識認識和老哥們辦平民日報時期已大不相同，大有進步。我讀大公報，對張先生的言論早已折服；既睹他的豐采之後，更覺得成爲名報人的榮譽和力量，實在令人崇拜。以張先生爲例，連國家最高級領袖們對他也敬服，樂於爲友。他的言論又爲國內外所重視，在四川到處受到尊

重與歡迎。因此，我要辦報的志向更加堅定，心目中就以大公報、張季鸞作爲偶像。並且還要效法張先生的樂業精神，發誓永不做官，終身從事新聞工作。高中畢業前，我已決定到南京去投考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的新聞學系。我們在高中時，同學們互相談論升學，對於設有新聞學系的大學，只知在北平有燕京，在上海有復旦，在南京

則有政校。研究結果認爲燕京是教會學校太洋氣，復旦又在十里洋場的上海，唯有政校在各方面比較最適合。

高中畢業，參加全川會考及格，我就擬訂了一付似對聯又非對聯的座右銘，立了志願如下：

「辦一家別人認爲是最好的報紙！」

聚一位自己認爲是最好的老婆！」（待續）

杭州、曲江獲救之秘

周念行

戴雨農先生二三事

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，日軍在金山衛的全公亭登陸之後，上海戰事急轉直下，跟着嘉興撤退了，沒過幾天，別動隊在杭州市內劃分了地區，貼上了符號，準備了火油木材等放火材料，決定焦土抗戰。那時浙江省政府主席係朱騷先（家驊）先生，他認爲一個地方不得已而失守了，這個地方上的人民和財產還是我們中國的，我們終有回來的一天，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，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。而且毀杭州未必真能阻敵，而留杭州亦未必遂至資敵。於是他便立刻用省主席兼全省保安總司令的命令嚴予制止。

到了十一月底，中央忽改組浙江省政府，以黃紹竑繼任主席，黃自山西經武漢九江南昌而來，沿途收容自京滬撤退之廣西軍隊三千餘人，循

浙贛路入浙，他到達杭州接任之後，朱先生離去，他忽萌歹念，舊事重提，要火燒杭州，並擴大到南星橋開口一帶，以遂其趁火打劫之私圖。那時浙江省政府大部份員工已撤至金華，杭州市警察局長趙龍文同志尚留在杭州，得知這個消息，便急報戴雨農笠先生，戴先生認爲黃某這一舉，損害杭人與國家命脈太大，立刻用十萬火急電告 蔣委員長，委員長接電，立即電令黃某制止。抗戰勝利後，杭州南星橋一帶，尚有鱗次栉比的樓房可以看到，朱先生之功，固不可沒。戴先生之業績亦足多焉。

其次，民國二十八年冬，日寇三路進犯粵省，臨時省會及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所之曲江，形勢險惡，日便衣隊已竄抵距曲江僅數十里之土坑口，代司令長官張發奎，粵省主席李漢魂，

擬向樂昌撤退，並將唯一與鐵路聯系之曲江大橋破壞。當時民心惶惶，認大橋破壞爲曲江不保之前奏。戴雨農先生適於此時蒞臨曲江，極力阻止破壞大橋，謂日寇攻勢已成強弩之末，土坑口之便衣隊爲烏合之漢奸組合，一驅即散，各路來犯之日寇，吾軍能奮力阻擊，必可轉敗爲勝，張李等聽到戴雨農這番議論，認言之爲有理，立嚴令前方軍隊奮力阻擊，並驅散土坑口之便衣隊，而曲江大橋未經破壞，軍事終獲勝利。

這兩件事，挽救了浙粵二省人民的有形無形的損失，難以估計。戴先生在世時未經宣揚，知者不多。現在事隔三十多年，當時參預其事的，如趙龍文，毛人鳳等，都已作古，故爲寫出，略表戴先生所做的工作究竟是什麼。